

开门办科研 道路宽又广

黄 维 恒

(湖南省岳阳县麻塘区血吸虫病防治组)

我是一个普通医务人员,从卫生学校毕业后,1956年调到岳阳县麻塘区血防组工作。1960年组织上送我到湖南医学院学习,1968年毕业,又回麻塘血防组。当时想不通,认为在大学所学的专业,在农村搞血防工作是个“浪费”。自己虽然下了乡,可是心还在医院。领导上对我进行教育,同时派我到春风农场畔湖大队作社会调查。贫下中农向我介绍:解放前这里疾病猖獗,官匪横行,四十多年中害死农民1,683人,死绝482户,荒芜田地2,410亩。解放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,开展了血防工作,面貌有了很大改变,但血吸虫病仍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。毛主席发出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号召,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激烈斗争。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当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,还是留恋城市,扩大三大差别?心情起落不安。我是共产党员,上大学是党组织培养的,如果以大学毕业作为敲门砖,以技术作为资本,讨价还价,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头脑中的反映。我带着这些问题阅读毛主席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等光辉著作。毛主席说:“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,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,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,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,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,而不要中途停顿,更不要向后倒退,倒退是没有出路的。”这深深触动了我的思想。在党支部的帮助下,我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怕苦、图名、向上爬等等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,树立了安心农村,安心血防的决心,并向党支部表示扎根农村干革命,誓为送瘟神奋斗终身。

在农村里,是做一个多面手的医生,还是做一个专科医生?从我的主观上来说,做单打一专科医生要单纯些,轻松些。但从客观实际的要求来看,则需要做多面手,单打一是不适应当前农村医药力量不足的状况的。经过反复思考,我给自己订了一条:“只要是革命的需要,会干的积极去干,不会干的学着去干。”我曾身患早期肝硬化病,胆囊切除,但为革命工作不管份内份外的事我都去干。如采挖中草药、药品加工泡制、查螺、灭螺、查病、两管、统计等等都干。下乡总不离出诊箱,无论外科、五官科、妇产科、兽医都搞。血防组装灯、架

线、修理广播等我也承担。这样不仅丰富了血防科研的知识,更重要是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。

随着血防工作的进展,多数慢性早期血吸虫病患者已得到治疗,但晚期患者的治疗问题显得更为迫切。我和组里同志,先后走访了全疫区,调查整理了101例晚期病人的资料,初步掌握了发生和发展的规律。过去对于严重病人往往束手无策。我想: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疾苦,单纯用西药不行,能不能中西药结合治疗呢?因为我对中草药一窍不通,于是就下到生产大队与老中医,老药农,赤脚医生同劳动、同学习,搜集民间验方,采集中草药。现在已能识别三百多种中草药,通过反复实践,从中筛选出十八种中草药制成“软肝缩脾丸”,1973年治疗60个病例,晚期血吸虫病近期疗效达86.3%,两年后追踪疗效达60%。

目前,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以锑剂为主,但有时会发生“心源性脑缺血综合症”等严重反应。一次,病人在锑剂治疗中发生“心源性脑缺血综合症”,按书记载要用大量阿托品等药物抢救,使心率维持在100次/分以上,可是,按此法治疗时,心率增加刚达100次/分时,病人便出现阿托品中毒症状。怎么办?党支部组织我们进行讨论,批判林彪、孔老二的唯心史观,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,以对阶级兄弟负责的精神,大家想方设法调整了抢救方案,使病人及时得到抢救,很快恢复了健康。病人虽得救出院了,我仍日夜琢磨一个问题,阿托品能抢救锑剂中毒,但副作用大,容易产生阿托品中毒,并有可能死亡,能否找到一种更好的药物呢?经翻阅大量资料,终于在《中华医学杂志》1973年第5期中找到“654-2”(山莨菪碱),是一种与阿托品类似的胆碱能神经阻滞剂。于是我又查看了有关“654-2”药物的六篇文章,了解到“654-2”抗胆碱的作用稍弱或近似阿托品,但对中枢神经、口干、瞳孔散大等副作用弱6—20倍,这样,我们才从理论上肯定“654-2”可用于抢救锑剂中毒。但还缺乏临床经验,于是我和同志们用两只狗作动物试验,证明毒性低,效果好。近两年用以抢救4例锑剂所引起“心源性脑缺血综合症”,很快使病人转危为安。为了配合抢救,我又自制抢救医疗器械三种。近五年来,我们共用锑剂治疗8,652人,内有11例发生严重心律失常,经用“654-2”治疗,全部恢

复了健康。

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的推动下，“送瘟神”群众运动全面开展，疫情大大下降。由于用老的查病方法检出率很低，不合形势发展的要求。为了加速清查病人，我们先后搞了粪便搅拌器、毛蚴观察器。试验结果，检出率比老的沉淀镜检法，提高近一倍。1974年8月我又在拖网法的基础上，试用拉刮法，开始用直肠镜筒套橡皮圈去刮，病人很不舒服，经改用金属拉刮器易挟伤肠粘膜，试验又遭到了失败。当时有人说：“搞科研我们一无经验二无设备，搞不好引起肠穿孔怎么办？还是让科研部门去搞吧！”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：“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。”那种停止的、悲观的论点，等待、怀疑的态度，实质就是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在医疗卫生战线上的反映。我们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，联系血防工作中阶级斗争的实际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，决心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。经过分析，失败的原因是拉刮器前后两瓣之间合得太紧，易挟伤肠粘膜。矛盾找到了，就在两瓣中间设置一个保护球，既安全，效果也好，先经猪肠试验，再在自己身上试，有了一定把握之后，由门诊逐步推广到点。1975年共检查5,000例，发现血吸虫病人751例，检出率为15.2%。直肠拉刮法与粪检法（一次大标本孵透法）作比较，共检查3,243人，粪检法发现病人237人，检出率为7.3%，而直肠拉刮法发现

病人483人，检出率为14.2%。这就表明两种方法的显著差别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，但农村有它的特点，还有一些常见病，危重病人受到条件的限制。面对现实，是两眼向上，坐等设备，还是就地取材，自力更生？几年来，经过多次实践，制出了适应农村的查病、治病、手术、中草药加工等小型医疗器械41种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大大方便了贫下中农。如多种用手电筒，既可以照明，又可供作耳穴测听器，电烙倒睫，五官科检查，直肠活检照明，梅花电针等医疗器械的电源。在开始大搞中草药时，我们虽花了不少功夫，但终因组里人少事多，往往因手脚转不来，而不能坚持使用中草药。后来，用饮食店的绞肉机，绞出来的药一条一条，再仿照用线切肥皂的原理，制成铝线切丸器。药物就由粉末加工成丸药，工效提高10倍。做成丸子还要上光，我又利用废手摇离心机倒过来变速，买两个铝面盆，把盆一合拢来安在离心器上，就成了上光机。现在，我们组里加工的中草药，质量比以前好，又美观。

几年的实践，使我深深体会到，要搞好血防科研，必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，毛主席著作，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与工农相结合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，深入开展科学实验，才能为消灭血吸虫病做出贡献。